



外语学术核心术语丛书

KEY TERMS

IN

DISCOURSE ANALYSIS

话语分析核心术语

(英) Paul Baker (博次瓦纳) Sibonile Ellece 著
黄国文 刘明 注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外语学术核心术语丛书

KEY TERMS

IN

DISCOURSE ANALYSIS

话语分析核心术语

(英) Paul Baker (博茨瓦纳) Sibonile Ellece 著
黄国文 刘 明 注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北京 BEIJING

京权图字：01-2016-1986

© Paul Baker and Sibonile Ellece 2011

This Licensed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Bloomsbury Publishing Plc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话语分析核心术语：英、汉 / (英) 保罗·贝克 (Paul Baker), (博茨) 西博纳尔·埃莱斯 (Sibonile Ellece) 著；黄国文, 刘明注. —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6.6

(外语学术核心术语丛书)

书名原文：Key Terms in Discourse Analysis

ISBN 978-7-5135-7776-2

I. ①话… II. ①保… ②西… ③黄… ④刘… III. ①话语语言学—研究—英、汉 IV. ①H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52231号

出版人 蔡剑峰
项目负责 冯丹丹
责任编辑 毕争
执行编辑 解碧琰
封面设计 孙莉明
版式设计 吴德胜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19号(100089)
网址 <http://www.fltrp.com>
印刷 北京九州迅驰传媒文化有限公司
开本 889×1194 1/32
印张 9.5
版次 2016年7月第1版 2016年7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35-7776-2
定价 31.90元



购书咨询：(010) 88819926 电子邮箱：club@fltrp.com
外研书店：<https://waiyants.tmall.com>
凡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请联系我社印制部
联系电话：(010) 61207896 电子邮箱：zhijian@fltrp.com
凡侵权、盗版书籍线索，请联系我社法律事务部
举报电话：(010) 88817519 电子邮箱：banquan@fltrp.com
法律顾问：立方律师事务所 刘旭东律师
中咨律师事务所 殷斌律师
物料号：277760001

总序

胡壮麟

我国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与国际著名 Bloomsbury 出版集团在 2016 年联合推出了“外语学术核心术语丛书”。本丛书是为初涉各个专业领域的学习者——包括高等院校本科生、硕博研究生、年轻教师等，特别是外语语言文学专业学习者——准备的专业入门丛书，意义深远。

本丛书最初由总部设在伦敦的 Continuum 国际出版集团发行，自 2011 年该出版集团隶属于 Bloomsbury 出版集团后，改称“Bloomsbury Key Terms Series”。经与 Bloomsbury 出版集团商谈后，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结合我国高校情况和需要邀请国内专家撰写导读，并将英语的核心术语译成中文在国内出版。

“外语学术核心术语丛书”中的“核心术语”意义上不同于英国学者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在 *Keywords: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1976）一书中的“keywords”（关键词）。威廉斯所著之书着重考察有关文化和社会的 100 多个关键词在时间长河中的意义和用法变迁，特别是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斗争视角进行论述。本丛书的“核心术语”也不同于当今学术期刊文章中出现的“关键词”（key words）。学术期刊文章要求作者在摘要之后列有“关键词”，一般为 3—5 个，每个关键词为 2—6 个字，关注这些核心词的出现频率并便于搜索。与此二者不同，本丛书的编写注重构成某个学科（如哲学或语言学）或理论（如系统功能语言学）的核心术语，为读者提供有关核心词的简易解释和互参方法。这类专业书籍的理论基础为连续

体 (Continuum) 理论, 即一个学科或理论与核心词汇构成连续体的关系: 一端是某学科或理论, 经过精密度的逐步分析后, 到达由核心术语组成的另一端。这是因为一个学科或理论的存在必然要通过一定数量的专业性术语来论述, 而对一个核心术语的理解, 必然要通过它和其他术语的区分与比较, 最后在该学科或理论的体系中去理解其意义、功能和价值。也只有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才得以初步理解和掌握某学科或理论的整体。这是本丛书与传统专业书籍不同的编写原则。

本丛书的另一特色表现在选题时既注重学科性, 也考虑到多学科性和跨学科性。这是学术界对当代知识传授与学科发展的崭新认识。从本丛书已经选定的 14 个选题中, 有关哲学的有 2 部, 即心智哲学和艺术哲学; 有关语言和语言学的有 8 部, 即语言学、语义学、句法与句法理论、语用学、系统功能语言学、文体学、话语分析和符号学。此外, 也有文学理论、翻译学、伦理学和逻辑学的选题。“外语学术核心术语丛书”的出版目的之一就是帮助学生摆脱传统专业的概念, 扩大视野, 了解学科的多层次的复杂联系。正如束定芳和田臻在《语义学核心术语》导读中指出, 语义学是研究自然语言的意义, 实际上它涉及语言学、哲学、符号学、逻辑学、心理学等诸多领域的学科。可见非外语专业学生也可阅读本套丛书。

有鉴于此, “外语学术核心术语丛书”的编写框架体现了因材施教和由浅入深的基本原则。为了帮助各个专业的学习者理解和掌握相关学科或理论, 本丛书编写体例基本一致, 大致包括以下 5 个方面:

(1) 引言: 参与编写某学科或理论的作者应对该专题的基本内容作浅显介绍和解释, 如《心智哲学核心术语》的作者在引言中以清晰、简洁和易懂的方式说明心智哲学与哲学的关系, 在此过程中提供有关该学科发展的情境和背景。《语言学核心术语》的作者则在引言中对

语音学、音系学、词汇学、句法学和语用学均作了简单介绍，进一步向学生推荐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应用语言学、语料库语言学和话语分析等课程内容，最后介绍语言学的主要流派。

(2) 核心术语：对某学科或理论认真选择最重要最有密切关系的术语，以引导学生初步了解该学科或理论，如《话语分析核心术语》一书收录了 309 个术语；《系统功能语言学核心术语》收录了 342 个术语。这些术语有理论的，也有描述的。对每个术语均提供了精确的定义、出处及其与其他术语的关系。就收词量来说，会出现有些重要词语没有收录的情况，如现代逻辑各分支中的许多重要术语没有出现，对此我同意《逻辑学核心术语》导读作者郝兆宽的解释，“对读者而言这应该是好事，不至于一开始就迷失在海量而且极为技术的细节中”。

(3) 重要学者：这一部分的内容主要说明，每个选题除了某专业的核心术语外，还向新入门者提供了与某学科或理论有关的权威学者和理论家。如《话语分析核心术语》一书收录了 42 位重要学者，其中除话语分析各种理论和方法的代表人物外，还有与话语分析有关的哲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人类学家、认知语言学、语用学家、计算机中介交流研究者、语料库语言学家、法律语言学家等等。他们都在不同方面、不同程度上对话语分析理论的发展有所建树。在具体内容上，选题的编写者介绍了这些权威学者的简历，包括他们的生平、研究方向、代表作品以及对话语分析的主要贡献。

(4) 代表性论著：这部分内容是有关某学科或理论的重要论著，如《话语分析核心术语》一书在本部分介绍了 24 部代表作品，基本上概括了话语分析不同时期、不同领域的研究成果，其目的是引导学生有目的地去直接阅读原著，以便深入学习或研究。

(5) 索引：在本套丛书的索引中，出现在核心术语和权威学者这

两部分的重要术语和人物均提供了页码，这也是本丛书关注术语与人物互参这一重大原则的体现。

除上述内容外，外研社“外语学术核心术语丛书”与英语原版有所不同，它增加了由中国学者撰写的中文导读，并提供了核心术语的中译文。这些内容不仅仅是用中文复述有关选题的基本内容，而且为中国学生提供了更多的有关该学科或理论的信息。这表现在：

(1) 尽管中文版的中文导读与原版的英文引言有相通之处，中国学生经由他们熟悉易懂的中文内容可更方便地进一步阅读、理解和掌握原著。

(2) 中文导读提供了英语原著作者的信息，如黄国文和刘明介绍了《话语分析核心术语》一书作者英国兰卡斯特大学语言学教授保罗·贝克 (Paul Baker) 的生平、研究方向、主要著作等。

(3) 中文导读补充了几年前出版的英文原著未谈到的重要情况，又增加了原著出版后的近况，特别是中国学者的科研成果。前者可以束定芳和田臻有关《语义学核心术语》的导读为例，他们在谈到 H. P. 格赖斯 (H. P. Grice) 于 1948 年演讲中提出的意义理论时，在附注中补充了有关意义的讨论，可参阅格赖斯在 1957 发表于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 的文章；后者如《符号学核心术语》的导读作者张凌介绍了我国符号学的发展情况。

(4) 难能可贵的是我国学者能对有关学科和理论发表自己的观点，供学生参考。如《语言学核心术语》导读作者蓝纯总结了原作者选词的 3 个依据，即多年的从教经验、现有的工具书和编者本人对各领域的熟悉程度。《文学理论核心术语》导读作者张剑对该书与此前出版的威廉斯所著的《关键词：文化语社会的词汇》和 M. H. 亚伯拉姆斯 (M. H. Abrams) 编辑的《文学术语汇编》两书进行比较。黄国

文和陈瑜敏在《系统功能语言学核心术语》一书的导读中指出,在该学派内部对“语法隐喻”(grammatical metaphor)是否包括“语篇隐喻”(textual metaphor)存在着不同观点。

如本序言在开篇时所述,外研社“外语学术核心术语丛书”的出版具有深远意义。除了具有很高的实用价值外,它还是一部让学生按自己兴趣、以自学为主的读物,是学生攀登知识高峰搭建的平台。我们也会发现,“外语学术核心术语丛书”与已有的专业书籍有所不同。它是教材,又非教材;它是辞书,又非辞书;它是专著,又非专著。在这个意义上,它是外研社在出版界引进和推出的一个崭新的语类。考虑到当前我国学术界和教育界正在讨论酝酿高等教育和人才培养的改革,本丛书的出版给高等教育改革指引了一个重要的方向。

胡壮麟

北京大学

2016年3月

导 读

黄国文 刘明

1. 引言

《话语分析核心术语》(*Key Terms in Discourse Analysis*) 一书于 2011 年出版, 旨在介绍话语分析领域的一些核心术语、学者和著作。总体来看, 这是一本话语分析的入门书, 也是一本实用手册。该书第一作者 Paul Baker 是英国兰卡斯特大学的语言学教授, 其研究方向涉及语料库语言学、语言与性别身份、批评话语分析, 其专长是运用语料库语言学来进行话语分析。他近年来的研究兴趣主要集中在对穆斯林、难民和政治避难者、男同性恋的话语表征的研究, 其主要著作有 *Polari: The Lost Language of Gay Men* (2002)、*Public Discourses of Gay Men* (2005)、*Using Corpora in Discourse Analysis* (2006)、*Sexed Texts: Language, Gender and Sexuality* (2008)、*Sociolinguistics and Corpus Linguistics* (2010)、*Discourse Analysis and Media Attitudes: The Representation of Islam in the British Press* (2013)。

作为近年来发展最为迅速的语言学研究领域之一, 话语分析一直以其“多学科性”(*multidisciplinarity*) 或“跨学科性”(*interdisciplinarity*) 著称。它虽然源于语言学, 但却是在符号学、人类学、社会学、言语行为理论、心理学等人文和社会学科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并迅速发展成为其他人文和社会学科共同关注的对象, 如哲学、心理学、法学、人类学、政治学、社会学、修辞学、新闻传播学、地理学、文化研究、音乐研究、国际关系研究、行为研究、种族研究、性别研究等。这样的一门学科, 其核心术语必然来源广泛、种

类繁多。对于初学者来说，没有一些基本的知识背景，可能无法从宏观上进行把握，因此有必要首先对话语分析这一学科的理论背景、发展轨迹和发展现状作一些基本的梳理，然后再对本书的内容作一个简单的介绍和评价。

2. discourse 和 discourse analysis 的界定

要想了解什么是 *discourse analysis*，就必须了解什么是 *discourse*。作为当今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最重要的概念之一（Hyland & Paltridge 2013），*discourse* 一词经常出现在不同学科的英文著作中。或许正因为这种普遍性，不同的学科在使用该概念时，很少对其进行准确的界定，通常把它默认为作者和读者所共有的概念（Mills 2004）。因此，Schiffrin（1994）认为，*discourse* 是一个最宽泛也最缺少界定的概念。但要对其进行准确的界定也并非易事，这主要是源于其使用的多样性以及不同的学科背景（Titscher et al. 2000）。

从词源学上来说，*discourse* 一词可能来自于拉丁语中的 *discurrere* 一词或其名词化形式 *discursus*，其本义指“来来往往”（run to and fro）。Thomas Aquinas（1225 或 1227—1274 年）将该词首次引入到哲学中，用来表达类似于“智力推理”（intellectual reasoning）之义（Titscher et al. 2000）。如今，*discourse* 一词的定义愈加宽泛。在本书中，作者就给出了多达七种不同的定义，如“使用中的语言”、“言语”、“大于句子的语言单位”等。其实际的使用情况往往更加复杂，通常会出现不同意义的混用，甚至在同一个人文本中，会同时出现不同意义的 *discourse*（Fairclough 2003）。而其对应的中文翻译则更加复杂。黄国文、徐珺（2006）专门讨论了 *text*、*discourse* 和 *discourse analysis* 的翻译问题。在本导读中，为了表述的方便，我们将 *discourse analysis* 一般译为“话语分析”，而将 *discourse* 译为“话

语”或“语篇”，具体使用视实际情况而定。

Schiffrin et al. (2001) 认为, discourse 的所有定义大抵可以分为三类:(1) 句子以上的形式单位;(2) 语言使用;(3) 一种更广泛的社会实践。这三种不同的定义事实上涵盖了看待话语的三种不同视角, 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Jones 2012)。第一种定义主要受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的影响, 强调对话语的形式和结构特征的关注。第二种定义主要受功能主义的影响, 强调人们如何在具体的语境中, 通过话语完成特定的交际任务。第三种定义则强调话语并不只是一个创造意义的过程, 而是更大系统的一部分, 人们通过它来建构社会身份、社会关系和社会现实。其目的是研究人们如何通过话语来建构、维持和颠覆特定的现实、权势关系以及信念和价值观。这三种视角既相互独立, 也相互关联。如果只研究话语的结构和意义, 其实际意义有限, 如果不了解话语是如何组织的, 以及人们如何在具体的语境中使用语言来做事, 就很难对权势和意识形态进行具体的解释 (Jones 2012)。Jaworski & Coupland (2006) 则进一步指出, 不论 discourse 这一术语是什么, 表达什么意义, 但至少有一点是肯定的, 它是关于语言、意义和语境的。

这些不同的视角造成了话语分析的不同研究路径。顾名思义, 话语分析是用来分析话语的研究。但话语分析并不只代表一种分析方法, 而是一组分析方法的集合 (Jorgensen & Phillips 2002)。一般认为, 话语分析是指在语境中研究语言的使用 (Gee & Handford 2012; Wetherell et al. 2001)。但话语分析之所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不仅仅是源于它所包含的一系列关于语料收集和分析的方法和实践, 还源于它所蕴含的一些基本假设 (Wood & Kroger 2000)。如果不了解这些基本的理论假设, 话语分析就有可能被当作用来分析话语的一些零散的实证方法。

Wood & Kroger (2000) 指出, 所有的话语分析方法至少都接受三个基本的理论假设: (1) 强调话语即行为; (2) 强调话语作为研究的焦点 (focus) 和话题 (topic), 而不是路径 (route) 和资源 (resource); (3) 重视话语的变化性 (variability)。受 Austin (1962) 的言语行为理论的影响, 话语分析不仅强调话语的意义和内容, 还考察它是如何在具体的语境中实现特定的交际功能和效果。其次, 强调话语是一种行为, 并能够构建社会, 其本身蕴含着一种转向, 即从关注话语所指示的现象转向研究话语本身。因此话语分析的目的不再是用话语来解释行为 (即话语作为资源或路径), 而是将话语本身看作是一种需要被解释的行为 (即话语作为焦点和话题)。最后, 关注话语在语境中的使用意味着承认“变化性” (variability) 是话语的一个基本特征。传统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和社会科学都强调规则和一致性, 将变化性当作一种令人生厌的现象。然而话语分析则认为, 变化性是话语的一个基本特征, 话语分析的目的在于理解和研究变化性, 而不是消除它, 同时变化性也正是话语分析的生命力所在, 不断为其提供新的研究对象。尽管不同的话语分析方法在研究方法、焦点和目标上可能存在着差异, 所有的话语分析都强调研究真实发生的语料。

3. 话语分析的发展轨迹

每一门学科都有其成长的轨迹。关于话语分析的发展, 国际和国内学者都进行了一些简要的回顾 (van Dijk 1985a; 范宏雅 2003; 徐赓赓 1995; 朱永生 2003), 基本上能够达成比较一致的认识。尽管话语分析的实践在西方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和罗马时期对古典修辞学的研究, 但其作为一门学科, 则发端于 20 世纪 50 年代到 60 年代, 发展于 20 世纪 70 年代, 成熟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到 90 年代。进入 21 世纪, 话语分析的发展如火如荼, 其发展之快、影响之广已经超越了语言学领域的其他任何一门学科。

一般认为, *discourse analysis* 一词最初是由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家 Zellig Harris 于 1952 年在发表于 *Language* 杂志上的“*Discourse analysis*”一文中首次提出。在该文中, 他试图用结构主义的替换和分布的方法来研究口头语言。然而他的尝试并不成功, 他本人也没有从事后续的研究, 但 *discourse analysis* 一词自此进入学术界的视野, 并被广泛采用。然而在整个 50 年代, 除了另一位学者 Mitchel (1957) 经常被提及之外, 鲜有其他学者尝试对话语或语篇进行分析。

因此, van Dijk (1985a) 认为, 话语分析的真正起源是在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这主要是源于来自美国和欧洲的一些学者的贡献, 如 Dell Hymes、Reinhard Hartmann、Michael Halliday、John Austin 等人。在美国, 人类学家 Dell Hymes 于 1964 年出版了一本重要的论文集 *Language in Culture and Society*。他收录了一些重要的语言人类学家 (如 Boas、Greenberg、Goodenough、Levi-Strauss、Malinowski、Firth、Sapir 等) 和社会语言学家 (如 Brown、Bernstein、Gumperz、Bright 等) 的论文。这些论文直接推动了社会语言学的发展以及对话语和篇章结构分析的重视。在欧洲, Hartmann 等人开始呼吁人们关注篇章语言学 (*text linguistics*) 或篇章语法 (*text grammar*) 的研究。Firth 的学生 Halliday (1961, 1967a, 1967b, 1968, 1970) 提出了“系统语法”和“功能语法”, 不仅关注句子的主题组织, 还分析句子与话语之间的关系以及元功能 (*metafunction*) 的体现。Austin (1962) 则提出了言语行为理论, 强调话语在特定情境下所表达的功能意义。但这些早期研究来源广泛, 比较分散, 没有形成系统, 其影响有限 (徐赓赓 1995)。

到了 70 年代, 话语分析开始成长为一门新的学科。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些重要的论文集和专著开始陆续出版 (如 Coulthard 1977; Grimes 1975; Halliday 1978; Halliday & Hasan 1976; Lehistter 1970; Metzging 1979; Petöfi 1978; Petöfi & Rieser

1973; Sinclair & Coulthard 1975; van Dijk 1972, 1977)。欧洲篇章语法的发展,促使人们系统地在篇章层面考察一些语言现象,如代词、语义连贯、预设、话题、评论以及宏观语义结构等。此外,语言研究的其他学科的发展也推动了话语分析的发展,如心理学、计算机语言处理、人类学、会话分析等。心理学的发展促使人们关注语篇生产和理解的思维处理模式。计算机语言处理的实践也表明,不借助话语分析,许多问题无法在句子内部得到解决。人类学的发展促使人们对交际行为进行人种志研究,从而出现了言语人种志(ethnography of speaking)。同时,会话分析的发展进一步促进了人们对日常会话的关注,对话语分析的发展也具有重要的影响(Sacks et al. 1974)。

到了20世纪80年代,话语分析开始逐渐成熟,出现了大量介绍话语分析的专著和论文集(如Beaugrande & Dressler 1981; Berry & Coulthard 1989; Brown & Yule 1983; Coulthard 1985; Coulthard & Montgomery 1981; Gook 1989; Hoey 1983; Macdonell 1986; Potter 1987; Potter & Wetherell 1987; Stubbs 1983; van Dijk 1985a, 1985b, 1985c, 1985d)。1981年,第一本话语分析学术刊物TEXT的创刊,标志着话语分析自此有了一块专属的学术园地。特别是van Dijk主编的四卷本的*Handbook of Discourse Analysis*,分别从“学科领域”(disciplines of discourse)、“话语维度”(dimensions of discourse)、“话语和对话”(discourse and dialogue)、“社会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 in society)四个角度来全面介绍话语分析,被认为是话语分析“这门新的跨学科独立和自我体系完成的标志”(徐赳赳 1995)。80年代末,批评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在吸收批评语言学(critical linguistics)理论的基础上,开始发展成熟,进一步推动了话语的“批评性”研究。话语分析已不再局限于欧美等地,开始扩散到世界的其他角落(徐赳赳 1995, 1997)。中国的话语分析也从这个时期开始起步(参见黄国文 1988; 苏海燕 2005;

徐赓赓 1997; 徐珺 2007)。

进入 21 世纪, 话语分析的发展进入了前所未有的鼎盛时期。话语分析的论文呈现了井喷的趋势 (徐珺 2007), 与话语分析相关的期刊也逐渐增多, 如 *Discourse & Society*、*Discourse & Communication*、*Discourse Studies*、*Text & Talk*、*Critical Discourse Studies*、*Journal of Language and Politics* 等。并且话语分析继续在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其他领域开疆拓土, 话语分析的论文开始大量地出现在其他学科的杂志上, 如传播学、管理学、社会学、国际关系、旅游研究等等 (如 Thurlow & Jaworski 2010; 胡春阳 2007; 吕源、彭长桂 2012)。且学科之间的对话不断加强, 研究方法不断推陈出新, 研究质量也不可同日而语。尤其是近年来语料库语言学的发展, 语料库辅助话语分析的日渐活跃, 使话语分析摆脱了传统的定性分析的桎梏, 话语分析无论在语料的规模上, 还是在分析方法的选择上, 都更为灵活和自由, 大规模的话语分析也越来越流行。这些新的发展趋势在一些话语分析手册和论文集中均有所介绍 (如 Bhatia et al. 2008a; Gee 2011; Gee & Handford 2012; Hyland 2011; Hyland & Paltridge 2013; Jones et al. 2015; Paltridge 2012; Schiffrin et al. 2001; van Dijk 2011)。

4. 人文社会科学的“话语转向”

要想准确把握话语分析的发展历程, 就必须将其置于更广阔的时代背景之中, 即发生在 20 世纪中期的人文社会科学的“话语转向”(discursive turn)。从哲学角度来看, 话语分析的出现是上个世纪西方哲学界“语言转向”(linguistic turn)的必然结果 (胡春阳 2007; 吕源、彭长桂 2012; 孙静怡 2012)。“语言转向”一词最早出现在维也纳学派 Bergmann (1964) 的 *Logic and Reality* 一书中。所谓的“语言转向”, 是指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中期, 西方哲学在经历了古希腊

形而上学和近代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之争之后，开始认识到，哲学中的一些基本问题（如“思维”和“意识”等），本质上都是语言问题。作为人类特有的符号系统，语言不仅是人类的交流工具，还是人类的思维中介。因此，哲学研究的对象“从纯粹主体转向主体与客体的中间环节——语言”（蔡曙山 2001）。

但受 Saussure 开创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和同时期分析哲学和逻辑实证主义的影响，语言学和哲学都试图通过分析语言本身的规则和规律来说明意义（胡春阳 2007）。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 Saussure 认为，言语活动涉及语言系统和语言使用两个方面，前者即“语言”（*langue*），后者为“言语”（*parole*）。语言是言语活动中具有系统性和社会性的部分，而言语是语言在实际生活中的使用。在他看来，语言研究应该关注语言，而不是言语，这也成为后来结构主义研究的出发点。而以 Russell 和 Wittgenstein 为代表的分析哲学和以 Carnap 为代表的逻辑实证主义则认为，一切哲学谬误乃至知识谬误的根源都在于语言的误用。他们以句法和语义为出发点，致力于分析语言的逻辑形式，试图创造出一套人人都能使用的人工语言（胡春阳 2007）。但这种努力并不成功，他们不关注语言的实际运用情景，只关注语言的形式和抽象的体系，将决定意义表达的历史、社会、文化情景因素排除在外，从而忽视了语言的动态本质和交互功能（黑玉琴 2013）。

因此，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一个新的转向开始发生，即“话语转向”（Bhatia et al. 2008b）。一些学者开始抛弃语言，关注现实话语；不再满足于研究抽象的语言形式和结构，开始探索语言的实际使用及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这种转向的根源可以追溯到 Wittgenstein 后期所提出的“语言游戏说”。他指出，语言不是孤立静止的符号，而是体现生活的动态人类活动，因此意义的研究必须联系语言使用者的生活环境以及与他人的关系。语言哲学家 Austin（1962）所提出的言语行为理论也强调必须联系语言使用的用途、目的和语境来考察意义。

而系统功能语法的诞生 (Halliday 1961, 1978) 则彻底颠覆了结构主义对形式的偏好。它强调语言的形式是由语言的功能所决定的, 因此语言研究的重心和出发点应该是语义, 而不是语言的形式和结构。

Wetherell et al. (2001) 指出, 社会科学“话语转向”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生活的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话语成为当今社会的主要“中介”。社会生活的本质是话语的。此外, 从方法上说, 社会科学的语料都是话语的。不管社会科学采用什么样的研究方法, 发生改变的通常是人们的话语行为。因此, 社会科学应当研究语言使用和意义制造。话语转向虽开始于 20 世纪 50 年代, 但其对社会科学的真正影响到 20 世纪 80 年代才开始真正显现 (Kroger & Wood 1998)。它打破了人文和社会科学各个学科之间的藩篱, 使话语分析成为它们共同关注的对象。

5. 话语分析的流派

话语分析的“多学科”或“跨学科”属性也成就了多样的话语分析方法。但若要问到底存在多少种话语分析方法, 却很难给出一个准确的答案, 经常被人们提及的有: 会话分析 (conversation analysis)、话语心理学 (discursive psychology)、互动社会语言学 (interactional sociolinguistics)、功能语篇 (话语) 分析 (functional discourse analysis)、批评话语分析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中介话语分析 (mediated discourse analysis)、交际民族志 (the ethnography of communication)、文体学 (stylistics)、基于语料库的话语分析 (corpus-based discourse analysis)、体裁分析 (genre analysis)、多模态话语分析 (multimodal discourse analysis)、论辩分析 (argumentation analysis) 等。这些话语分析方法在一些话语分析的专著和论文集里都有所介绍 (如 Alba Juez 2009; Bhatia et al.